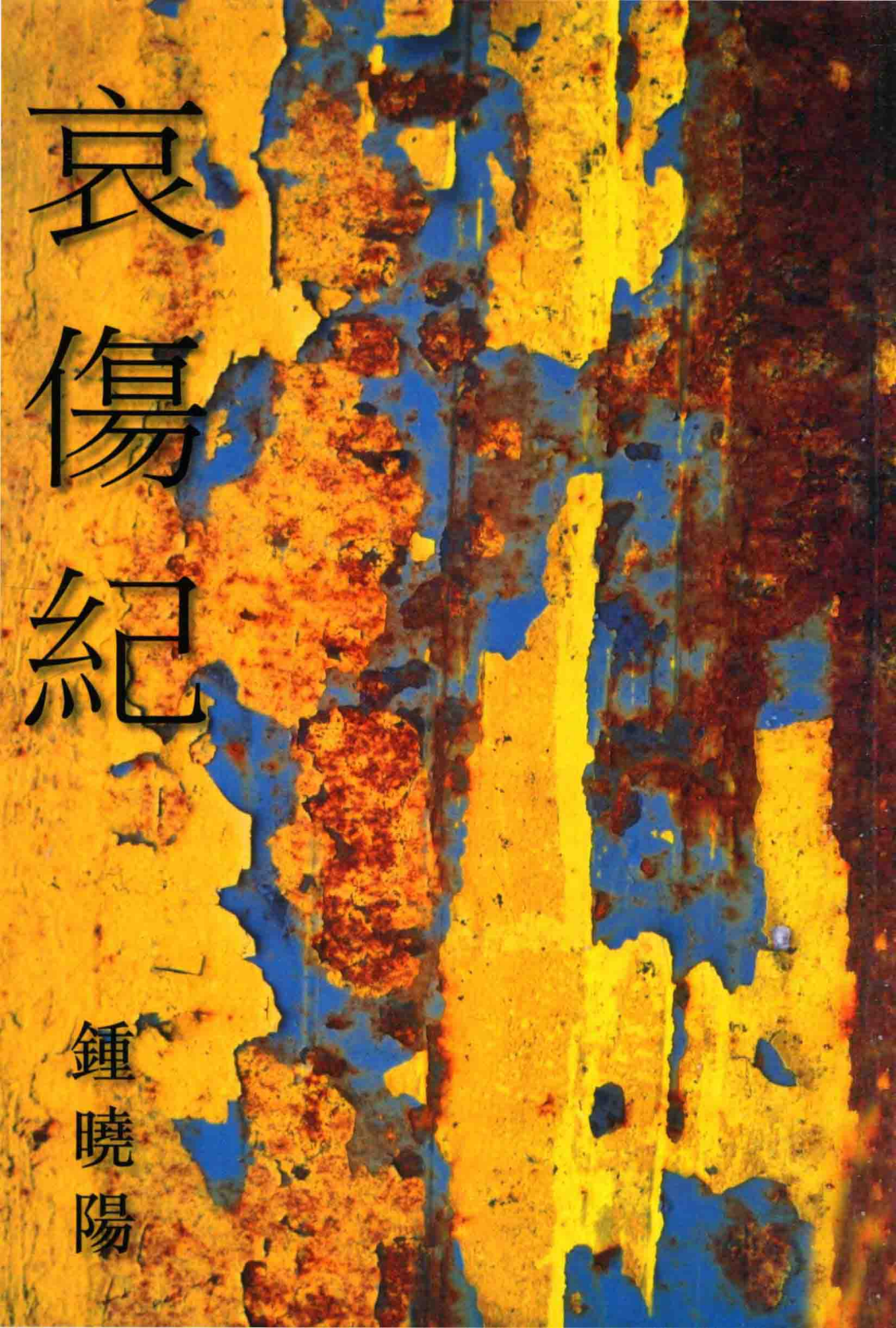




哀傷紀

鍾曉陽

哀傷紀

鍾曉陽

天地

www.cosmosbooks.com.hk

書名 哀傷紀

作者 鍾曉陽

出版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
香港皇后大道東109-115號

智群商業中心13字樓（總寫字樓）

電話：2528 3671 傳真：2865 2609
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/ 1樓（門市部）

電話：2865 0708 傳真：2861 1541

九龍旺角通菜街103號（門市部）

電話：2367 8699 傳真：2367 1812

印刷 亨泰印刷有限公司

柴灣利眾街27號德景工業大廈10字樓

電話：2896 3687 傳真：2558 1902

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

電話：2150 2100 傳真：2407 3062

出版日期 2014年7月/ 初版・香港

（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）

©COSMOS BOOKS LTD.2014

ISBN：978-988-8254-87-3

目錄

哀歌／一九八六 5

哀傷書／二零一四 109

附錄：虛實與輕重——讀鍾曉陽《哀傷紀》 顏純鈞 280

哀傷紀

鍾曉陽

天地

www.cosmosbooks.com.hk

書名 哀傷紀

作者 鍾曉陽

出版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
香港皇后大道東109-115號

智群商業中心13字樓（總寫字樓）

電話：2528 3671 傳真：2865 2609
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/ 1樓（門市部）

電話：2865 0708 傳真：2861 1541

九龍旺角通菜街103號（門市部）

電話：2367 8699 傳真：2367 1812

印刷 亨泰印刷有限公司

柴灣利眾街27號德景工業大廈10字樓

電話：2896 3687 傳真：2558 1902

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

電話：2150 2100 傳真：2407 3062

出版日期 2014年7月/ 初版・香港

（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）

©COSMOS BOOKS LTD.2014

ISBN：978-988-8254-87-3

目錄

哀歌／一九八六 5

哀傷書／二零一四 109

附錄：虛實與輕重——讀鍾曉陽《哀傷紀》 顏純鈞 280

哀歌／一九八六

近日我常想到死亡的事情。

從前我們也談論過死亡。你說你願意死在大樹下，讓樹根吸取由你的屍骨所化成的養料，越長越高。那棵樹看得多遠，你就看得多遠。你所看到的世界，沒有言語可以形容。

「我願意做那棵樹。」我說。

至今我仍愛着你。

人死後，化為飛灰，我對你的記憶，是否就如失去肉體的幽靈對於人類肌膚的記憶，永不可追？我還能在你的眼神中迷失自己，與你生死相許嗎？在死後的世界，有誰能為我捎來你的訊息，好讓我知道你在人間，是否幸福？我是否仍能維持生前你最喜欢的樣子，以你的夢境，作為我的歸宿，在你的夢中對你說話？黃泉路上，我們在海邊所立的盟約，可能為我指點他生的緣份，讓我走向正確的方向，好與你在來世做

一對情人、夫妻？

是否每個人心中都有個死後的樂園，對於美麗的極樂有所期望？

西方有極樂清淨土，無諸惡道及眾苦，但受諸樂。

水手們相信死後進入綠色的草原。那裏有醇酒、美人、歌舞、奏個不停的小提琴。

我曾經將漁夫死後的世界，編成一篇篇富於活力的、愉快的童話。翠藍色光亮的海底，小魚吹着七彩泡沫，蝦男蟹女追逐嬉戲，穿着用柔軟的魚網織成的衣裳。水底的沙像牛奶一樣白而香，海藻有着春天的青草的顏色，各種貝類發出一陣陣光澤，每一隻是一個音樂盒，開闢之間有微微的旋律。

但你寧願離開你的漁船，回到岸上來，尋找葬身之地。

無論水手或漁夫，最終還是回歸土地。

西歐傳說水中溺斃的人，其靈魂需在世上漂泊二百年，始能得到安息。

可見人類嚮往安定，難把無根的生涯視為極樂。

佛教有輪迴轉世之說，認為人死後，其魂靈以另一副形體，再度託生於世。

果真如此，我願意轉世為一棵大樹，生長於天地之間——葡萄雨露，星星糖果，雲的白肉與乎花的香骨，陽光琥珀……

讓我以深深的泥土，作為永生的園地，把枝葉向高空伸展，直到天空的盡頭，每一片葉子是天上的一顆星，永恒地護蔭你流浪人間的魂靈。

讓小鳥來到我的枝上，唱牠們臨終的哀歌，當我沉默，植根於你立足的土地，喜歡生長，永遠向上。

02.

能夠將生命變成故事，我覺得是可喜的；能夠將生命賦予故事，我覺得這更加可喜。然而，回顧自己的過去，我不覺想起希臘傳說中麥德斯國王點物成金的故事。凡他的手指所觸之處，皆變成黃金，其結局必然是悲劇性的，而且是比人類的貪慾更大的悲劇。

凡我的手指所觸着的，皆變成故事，想必也有其可悲之處。

我曾經把世上的一切變成你。

現在我又把一切變成發生在你身上的故事。

得不到你，是否因為我在不自覺的時候，把你變成了故事？

有時我覺得，與其說一個故事，倒不如唱一首在海邊為你送別的歌。

從前我常常立在漁港目送你的漁船出海。

「我的大丈夫。」我心中這樣地呼喚你。

每回我都想着，這一次你去了，不知道還會不會再回來。

可惜今生今世，我們無緣做夫妻。

為甚麼萬千故事之中，我獨不能編一個與你成為夫妻的故事？

但是，能說一個愛你的故事，我也感到歡喜。

許多年前，我們初相識的時候，我還是一個學生，獨自來到你定居的城市求學。

年紀輕輕的我，初次面對動人的自由，無所適從，對眼前的生活有一種茫然。

三藩市雖沒有特別出色的學府，與我年齡相仿，到此地求學的學生卻不在少數。我曾經因為不欲追隨潮流，聲言絕不出國留學，及至自己也屆留學年齡，這種抗議的聲響便告式微。我想是因為青春的百無聊賴。

我也有離開家庭，獨立生活的想法。這種想法的背後，談不上理想的力量。若有甚麼，只是一些模糊的、一團色的夢而已。

我生長於人口簡單的家庭，環境富足，自幼受父母的鍾愛，從未經歷甚麼大的不幸。這造成了我的無知以及不切實際。

「膚淺而正派。」你這樣形容我。

每次我無端想起，自己也覺得好笑。

此後沒有人更準確地形容過我。

記得有一次，我問你，為甚麼和我好。

你說，因為這個世界對我來說是玫瑰色的。

我沒有追究你這話的真意，雖然我不大明白，為何我眼中的世界，對你如此重要。

分手之後，我才想到，是否你在我身上，看見了一個玫瑰色的世界？這個世界，可有我在你身上所看見的那個，那麼美好？

我曾經在你身上，看見了一切。

當時我所看見的，現在我正漸漸失去。

我覺得對不起你。

初時，我寄居於父母朋友的家中。這一家，有兩兄妹，妹妹珍妮，哥哥占，都比我年長十歲以上。占與你是好朋友。學校尚未開學，他們輪流駕車載我遊覽這個名城，把我當作小妹妹一樣的照顧。

週末晚上，他們安排了跳舞的節目，尚缺一個男伴。珍妮提議把你叫來。那是我第一次聽見你的名字。

占說：「他肯來嗎？」

珍妮戲說你若不肯，就把你的漁船給鑿沉。

於是我們到你的漁船所停泊的碼頭去尋你。一路上，珍妮告訴我一些關於你的事

情。她說你在一家航空公司當機械工程師，已經做到視察官的位置，但你一心想做商業漁民。前兩年，為了買一條舊漁船，幾乎把所有積蓄用光。漁船需要重新整修，你把攢來的錢，完全花費在船上，前些日子，不得已把你那輛房車也賣了。在漁船能夠出海以前，你不敢放棄原先的職業。現在你一邊在航空公司任職，一邊還要兼顧漁船的整修工作，時常在船上過夜。

那艘船對你來說，就像你的家一樣。

夜晚的道路，看不清景致，無從辨認方向，直到看見金門橋，才知道正在向北方而行。遠遠近近的燈光，露珠似的，滾在荷葉綠的夜色上。付了過橋稅，車行很短的時間，便到了那個小碼頭。

占下車去叫你。

珍妮回頭對我說：「你也下來看看。」

我們都下了車。風很大，且意外地冷。整片岸邊泊滿了船，卻看不見甚麼人，彷彿所有的人都把船丟棄在岸邊，離船上岸了。只見占向你停泊的地方走去，蹲在木砌

的堤邊，喊叫你的名字。

船艙有燈光透出，可見你確實在船上。果然，甲板底下傳來你答應的聲音。甲板上有一個樣式近乎水井的四方形構造，又像個有蓋的盒子，掀開蓋，你從那裏探出頭來，看見我們，有點驚奇。占問你修船的進度，你頂着風與他對答一陣，仍舊攀在通到下面船艙的梯子上。

珍妮給我們介紹，你笑着向我微微舉了舉手。

我心裏感到很親切似的。

占叫你跟我們一起去跳舞，你說：「好啊！」

你答應得那麼爽快，似乎是占和珍妮意想不到的。

你從那個四方口爬出來，身上連衫褲的工作服遍佈污漬，原來的淺藍色大略可辨而已。

「你們等我一下，我去洗洗手。」你說，走進船樓。接着便聽見開水喉放水的聲音。

少頃，你提着一個鐵桶出來，把髒水往海裏一潑，又走回船樓。